



东安古城出土的箭镞。

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的东安村,位于沂蒙山腹地。往年的秋冬交接时节,这个并不起眼的村庄会显得非常安静,而今年此时,村子里热闹了许多,不时有外地人前来。村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来看“古城”的。

这种改变,源自10月24日央视播出的报道——“山东沂蒙山腹地确认一座商代古城”。报道说,来自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社科院的专家教授对位于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的东安古城进行现场考察后一致确认:这是一处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建史、近3000年城市史的重要遗址。

5000、4000、3000,这些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东安古城是如何发现的?古城的发现有什么重要意义?古城之下又埋藏着多少秘密?记者采访了东安古城主要发现和研究者,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任相宏,并前往东安古城现场一探究竟。

文化中国行

李文璇 李家澍 淄博沂源报道

三十余年尘与土地上下求索路

——东安古城的调查与发现

11月7日,平均海拔达401米的“山东屋脊”沂源县已颇有寒意。记者来到东安村,只见这里三面绕河,四面环山,地势平坦,仅东北角有一处被果树包围的高地,黄崖子河就在这儿与村庄“擦肩而过”,这个季节河水枯竭,岸边荒草摇曳。

“你们是来看古城的吧?”淄博沂源东里镇东安村村民江兆恕见到记者一行,主动带起了路。“这就是‘老城顶’的遗址。”江兆恕说。所谓“老城顶”,是东安村内一处高近十米的土台地,上世纪60年代东安村民“学大寨”挖土造田,一镐一锹之间,“老城顶”大部成为平地,不少埋藏在地底的宝贝“重见天日”。后来,考古学家来到了这里。

在江兆恕的印象里,考古学家们每次造访,都能给村庄带来过年轻的热闹。他们挖出的“宝贝”成为流行多年的谈资。现在,东安村民都知道,自己的村子在考古界有了个新名字——“东安古城”。

已年过七旬的任相宏就是江兆恕口中最早关注并一直参与东安古城发现与研究的考古学家,即便在他从山东大学考古学院退休后也没有停止。他介绍,相关考察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其中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察活动先后搭乘了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东风”。时间跨度30多年的考察收获颇丰,考古学家们先后在东安村及其周边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玉器,商代铜镜、弓形器,春秋战国陶器、玉器,汉代画像石、瓦当等文物,以及古代殿宇和城墙残迹。

最令任相宏难忘的还是在调查中发现了古城:“有城墙有城壕,城内有宫殿建筑,城外还有墓地,俨然一座功能齐全像模像样的城池。”

任相宏这样描述这座古城:它由大小两个城址组成,地势小城高而大城低,共计36.84万平方米,面积远大于东安村。其中,小城即村民们口中的“老城顶”,“从环绕东安古城的山河可以想见,古人在选址时匠心独运,充分考虑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并将其用作防御工事。”任相宏说。

任相宏在调查中发现,东安古城并非处于同一时期。他根据城壕剖面,将其自下而上分为三期,并将时代分别定为龙山文化晚期,商末周初和春秋战国。

如果他的划分和认识不错的话,这将是一项考古界重大的学术成果!因为众所周知,商代城址发现极少,尽管山东曾发现济南大辛庄等著名的商代遗址和墓葬,却一直没有发现商代城址。如果东安古城的年代、性质等问题能够得到确认的话,许多困扰学术界的问题或可迎刃而解。

正像医生面对疑难病症会进行专家会诊一样,考古界对于重大学术问题也会邀请相关专业开展实地考察和学术研讨。在当地相关部门组织策划下,10月20-22日,来自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社科院的专家教授对东安古城及其周边遗迹再次进行现场考察,并在研讨中基本肯定了任相宏等人此前的调查研究结论,也就是任相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说的几个数字,“5000”是指这里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因为周边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迹;“4000”则指东安古城最早出现于龙山文化时期,有4000年的城建史;“3000”则指东安古城从龙山文化时期到隋唐时期一直延续了近3000年。

30多年来的上下求索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论,任相宏当然非常兴奋。最令他兴奋的,还是对东安古城作为商城的确认以及对城市性质的探讨,使得困扰学术界的几个谜题终于找到了破解路径。

被专家确认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建史和近3000年城市史 东安古城之下,多少秘密被深埋



任相宏在纪王崮春秋墓发掘中。受访者供图

历史终归有“印”迹 真相岂会被“掩盖”——“商奄”究竟在哪里?

11月8日,记者在沂源县博物馆看到了东安古城遗址出土的兽面纹铜镜、弓形器和铜策,它们是东安村民1984年6月收麦时意外发现的。其中,铜镜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打击乐器之,迄今为止均见于商末高级贵族墓葬中,放眼山东全省仅见三组;弓形器两端有铃,摇之有声,被多数学者认为是车马器。

“能在商代驾乘马车,足见此人的显赫地位,且东安古城发现嵌有绿松石的弓形器,这样精美的器物更非一般人所能拥有。”任相宏说,这批青铜器的年代属于商代晚期,其规格之高,可与商都殷墟出土的器物媲美,这足可证明东安古城是商代的重要城市。

那么,东安古城究竟是商代的哪座城呢?商代城市本不多见,学者们根据考古线索,将目光投向了商代的第五个都城——商奄或者商盖。

据相关文献记载,奄国是商朝的方国。古本《竹书纪年》中说,商王南庚、阳甲曾建都于奄,后来盘庚才将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自此奄成为商王朝重要的东方陪都,奄国也常被称作“商奄”。

那商奄和商盖又是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回事,商奄即是商盖。商人自称商盖,而商奄则是一种侮辱性称呼。据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徐祥法考证,商代没有奄地,奄国、奄族之说,其

地名、国名或族名为“盖”。直到周践奄之后,才有了“奄”。中华民国史专家何岳在《奄国的来源和迁徙》一文中指出,“由于周灭奄,俘奄人之强壮男子,去其睾丸,不生生育,用作奴隶以侍候主人,故叫阉人,故奄又通阉……”

春秋战国时期因与商奄有宿仇之故,鲁国人所著的《左传》《尚书序》等皆称商盖为商奄,对其有仇视、蔑视的意味。而宋国的《墨子》、韩国的《韩非子》以及楚人的《清华简·系年》之所以皆以“商盖”相称,是因为他们与商盖之间历史上没有利害冲突,是以中立位置视之。重要典籍有的称奄,有的称盖,以致后世文献多出现奄、盖混用现象,并且奄字也就有了“覆盖”的含义,现代汉语中的“掩盖”一词或即来源于此。

那么,商奄或者商盖究竟在哪儿?这个问题自魏晋以后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分为两派。一是以魏晋时期经学家杜预为代表的“曲阜派”,一是以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为代表的“曲阜之东北派”。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牧野之战时,商军主力正在外攻打东夷,国都朝歌空虚却遭突袭,纣王只得临时武装一批俘虏与奴隶以作抵抗。这群人本是乌合之众,后又临阵倒戈,于是周人仅用一天就灭了商。这也就是《左传·昭公十一年》中所说的“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王朝更替已是后人皆知的史实,然而有个问题却成了困扰后人的历史悬念,那就是商朝灭亡后,东征在外的商朝大军就此全部失踪。这支“消失的商军”到底

4000多年城建史和近3000年城市史 多少秘密被深埋

去了哪里?

这个问题给无数的历史迷和“民科”们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有的说他们去了朝鲜,有的说他们去了美洲成了印第安人的祖先。种种说法只能成为谈资,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东安古城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却为这个历史疑云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岳洪彬认为,东安古城靠近东夷诸国,且因环山绕水具有比较强的军事属性,有可能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重要据点,商朝灭亡的时候,正在征伐东夷的商军失去了熟悉的家园,他们最有可能的去处,就是如东安古城这样残存的商朝“根据地”。

这样的推断与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1933-2019)的见解不谋而合。李学勤认为,东夷就在如今的山东地区,他结合青铜器铭文,进一步推证商军的出征路线为“兖州—新泰—青州—潍坊”。巧合的是,东安古城正处在这个路线的“新泰—青州”段!

考虑到商人远征之时,吃饭、作战都离不开青铜器,如今散落在这山东各处的青铜器,可说是商军征讨东夷的明证。尤其是成语“鸣金收兵”中的“金”指的就是铜镜,这样珍稀的器物象征着权力与地位,更是商军在东安古城驻扎的直接证据。

昔日纪侯何处去 今人犹见纪王崮——纪侯“大去其国”谜团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进入春秋时期,考古学家们终于能够根据古代文献“按图索骥”,破解东安古城的身份谜题。

“平原地区的河流常因洪水泛滥而改道,山区的水道则亘古不变,郦道元《水经注》所注沂水的道里行径,和现在的沂河完全契合。”任相宏等人按照《水经注》原文“对号入座”,发现东安古城属于春秋时期的纪国采邑即从属国——浮来邑。

这又扯出一段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诸侯纷争史。

山东又被称作齐鲁大地,可见齐国与鲁国在这片土地的巨大影响力,而纪国的名气似乎小得多。其实,在西周和春秋早期,纪国也是山东地区赫赫有名的大国。若论

纪侯既然出走,那么去向何方,又躲在哪难呢?历史线索在此中断,纪哀侯下落成谜。

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陷入绝境的纪哀侯自然会选择最安全的方向逃亡。纪国的西边是齐国,北边则是海,在推断纪哀侯去向时,这两个方向可以首先排除。”任相宏说,“而纪国东部的郟、鄆两个采邑此时已被齐国占领,再向东还有

一个被纪国征伐过的敌国夷国,即使齐国放纪哀侯出走,他也很难逾越此地。”他由此推测纪哀侯去往了南方的浮来邑。

虽然现在当地政府能通过发展水果产业实现居民增收,但在当时,作为纪国最南部的纯山区采邑,浮来邑土地贫瘠,资源匮乏,难以与其他膏腴之地相提并论。不过,在任相宏看来,这正是纪侯在此落脚的原因。

“齐国攻打纪国时,虽然打着‘报九世之仇’的旗号,但本质是为了掠夺土地和渔盐资源,从而壮大自己的实力。纪哀侯偏安于浮来邑,是一种让步,有可能换取一定时间和空间的安宁。”任相宏说。

如果纪哀侯真的选择了浮来邑作为“避难所”,那么东安故城与沂水县的纪王崮就在冥冥之中中联系了起来:纪王崮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纪侯去国居此,三代而终”的民间传说。2012年,这里发现了两个春秋时期,规格为诸侯的墓葬。

11月8日,记者驱车来到纪王崮,在崮顶西北部,记者看到了名为“走马门”的古老石门,它是纪王崮最大的山门,传说为纪王走马通行之门。由于纪王崮的墓葬中发现的大型马车和棺木,只有通过走马门才能到达崮顶,任相宏推断它是纪王崮的正门,其年代早至春秋时期。

任相宏向记者描述,走马门与东安古城之间有一条古道,这曾是纪王崮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文献、城址一致表明,东安古城属纪国浮来邑,考虑到纪王崮与东安古城的密切联系,我们认为它也属浮来邑无疑。纪王崮上墓葬的墓主,则极有可能是纪哀侯的继任者。”任相宏说。

如此一来,“纪侯大去其国”的含义也就很好理解:纪哀侯没有被剿灭也没有逃往他国,而是被迫舍



东安古城出土的弓形器。

弃了纪国的君位和爵位,率领追随者在偏僻的浮来邑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因为不再是正统的诸侯,所以其避难的历史也就不再见于官方文献。在齐国包围圈之中,纪哀侯的后代凭借天险,又在浮来邑苦苦支撑了百余年,由于已无处可去,只能以纪王崮作为长眠之所。

令人唏嘘的是,专家学者已初步确定,东安古城在战国时期属于齐国的盖邑。纪国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为齐国灭亡的结局。

看来,“盖侯马久”铁印是用来给盖侯饲养的骏马“盖骹”的。根据《史记》的记载,盖侯国是西汉景帝时所置,首位盖侯是景帝王皇后的哥哥王信。这个诸侯国总共只延续了33年,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去了半数列侯的爵位,盖侯就在其中。

翻开史书的下一页,魏晋时期的东安古城可明确为东安郡之所在,东安一名也正源于此。隋开皇四年(585年)废郡设县,东安郡随之转为县城;大业十年(614年)去县,此后,东安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现在,东安古城的历史脉络与性质已清晰地在我们眼前浮现出来,一些历史事件也获得了鲜活的实证材料。”任相宏说,东安古城的神秘面纱已经揭开,但基于我国的文物保护政策,考古工作者们并未对东安古城开展大规模的正式发掘。现在的一些推理,还有待于将来进一步验证。

这些天来,沂源县宣传和文保部门一直忙于接待一批批的访客,既辛苦又兴奋。东安古城的发现确认,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题材,但如何讲好古城故事,可能是近期需要好好面对的课题。(除特别注明外,本版图片均为李家澍摄)

“你们来看古城的吧?”淄博沂源东里镇东安村村民江兆恕见到记者一行,主动带起了路。“这就是‘老城顶’的遗址。”江兆恕说。所谓“老城顶”,是东安村内一处高近十米的土台地,上世纪60年代东安村民“学大寨”挖土造田,一镐一锹之间,“老城顶”大部成为平地,不少埋藏在地底的宝贝“重见天日”。后来,考古学家来到了这里。

在江兆恕的印象里,考古学家们每次造访,都能给村庄带来过年轻的热闹。他们挖出的“宝贝”成为流行多年的谈资。现在,东安村民都知道,自己的村子在考古界有了个新名字——“东安古城”。

已年过七旬的任相宏就是江兆恕口中最早关注并一直参与东安古城发现与研究的考古学家,即便在他从山东大学考古学院退休后也没有停止。他介绍,相关考察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其中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察活动先后搭乘了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东风”。时间跨度30多年的考察收获颇丰,考古学家们先后在东安村及其周边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玉器,商代铜镜、弓形器,春秋战国陶器、玉器,汉代画像石、瓦当等文物,以及古代殿宇和城墙残迹。

最令任相宏难忘的还是在调查中发现了古城:“有城墙有城壕,城内有宫殿建筑,城外还有墓地,俨然一座功能齐全像模像样的城池。”

任相宏这样描述这座古城:它由大小两个城址组成,地势小城高而大城低,共计36.84万平方米,面积远大于东安村。其中,小城即村民们口中的“老城顶”,“从环绕东安古城的山河可以想见,古人在选址时匠心独运,充分考虑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并将其用作防御工事。”任相宏说。

任相宏在调查中发现,东安古城并非处于同一时期。他根据城壕剖面,将其自下而上分为三期,并将时代分别定为龙山文化晚期,商末周初和春秋战国。

如果他的划分和认识不错的话,这将是一项考古界重大的学术成果!因为众所周知,商代城址发现极少,尽管山东曾发现济南大辛庄等著名的商代遗址和墓葬,却一直没有发现商代城址。如果东安古城的年代、性质等问题能够得到确认的话,许多困扰学术界的问题或可迎刃而解。

正像医生面对疑难病症会进行专家会诊一样,考古界对于重大学术问题也会邀请相关专业开展实地考察和学术研讨。在当地相关部门组织策划下,10月20-22日,来自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社科院的专家教授对东安古城及其周边遗迹再次进行现场考察,并在研讨中基本肯定了任相宏等人此前的调查研究结论,也就是任相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说的几个数字,“5000”是指这里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因为周边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迹;“4000”则指东安古城最早出现于龙山文化时期,有4000年的城建史;“3000”则指东安古城从龙山文化时期到隋唐时期一直延续了近3000年。

30多年来的上下求索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论,任相宏当然非常兴奋。最令他兴奋的,还是对东安古城作为商城的确认以及对城市性质的探讨,使得困扰学术界的几个谜题终于找到了破解路径。



东安古城出土的“盖侯马久”铁印。



东安古城出土的青铜戈。

山东烟薯25号

糖心流油 软糯香甜 为烤而生

¥15.8 3斤

扫码查看

编辑:马纯潇 美编:刘燕 组版:侯波

以旧换新 畅享零息

最高优惠17000元

订版电话: 0531-86980212

《都市车界 车市大联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服务电话

济南新闻视频事业中心: 85196729
汽车事业中心: 85196533
房产事业中心: 85193871
健康新闻事业中心: 85193857
教育新闻事业部: 85196807
财经新闻事业中心: 85196318
产经新闻事业中心: 85196807
凤尚齐鲁事业部: 85196380
文旅新闻事业中心: 85196137
地方事业部: 85196188
招聘、分类广告部: 85196199
果然视频新闻中心: 82625465
大数据中心: 85196418
数字营销事业部: 82625458
新媒体产品营销中心: 82625456
战略合作事业中心: 82625446
音频事业部: 85193623
智库产品运营部: 85196280
品牌运营中心: 82625474
用户运营中心: 85193700
齐鲁志愿服务中心: 85193041

安华农保成武支公司 高效理赔“玉米天气指数” 保险,获农户高度赞扬

“感谢你们的快速理赔,真是帮了我大忙!为你们的服务点赞!”近日,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武支公司向永昌街道玉米种植大户李辉支付了“玉米天气指数”保险赔款10999.8元,赢得了李辉的高度赞扬。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武支公司经理王崇京表示,“玉米天气指数”保险是安华农保根据当地农作物生长特性和气候条件新推出的创新保险产品,旨在更好地满足农户需求,降低天气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下一步,公司将继续致力于产品创新,为农户量身定制适宜的产品,及时为农户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持,为农业发展保驾护航。(王瑞荣)